



太原印象

故乡的双塔

白 澜

从我家窗子向外望去,可以望到两座塔,一座是先建成的“文峰塔”,一座是隔了几年才建成的“舍利塔”,两塔均建成于明万历年间,是太原市的地标建筑。

在我孩提时期,双塔寺最有存在感的时候莫过于每年夏天的庙会,也就是大人们常说的“六月十八,爬双塔”。

这个习俗不知是从何时流传下来的,但一年一度赶庙会无疑是孩子们的节日。夜幕降临,凉爽的晚风夹杂着棉花糖的甜香,双塔寺门前的两条街道上,卖彩灯的、卖小食品的、套圈儿的、耍猴的,热闹非凡。每到这时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跑去玩套圈儿,5角钱一次,套到的多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但我们仍乐此不疲。晚上9时整,对着寺门的戏台子准时开腔唱戏,据说是为寺里的文殊菩萨而唱,唱的是晋剧,吸引的也多为老年观众。夏日蚊虫肆虐,看戏的观众都自带驱蚊用品,不一会儿就要往身上喷洒涂抹一些,顿时,空气中弥漫起蛇胆花露水和清凉油的味道,这个味道便成为我儿时有关夏天最浓郁的记忆。

寺门半虚掩着,看门的老人不知哪里去了,谁也没有在夜里爬过塔,我们被极大的好奇牵引着,趁无人注意,大家从门缝溜进去,紧张刺激的冒险开始了。穿过内堂,我们摸到了文峰塔的塔门,塔内本就狭隘逼仄,一次仅能通过一人,又因没有安装灯具,幽暗的环境与白日截然不同,我和好友小乐相互抓着对方湿透了的手一步步向上挪动,文峰塔的砖石结构将塔外唱戏的声音隔绝了大半,只剩塔顶的风铃声无规律地传来,平日脑子里一些魑魅魍魉的故事都在这时候冒了出来。不知走了多久,我们隐约听到有人大声呼喊我们的名字,再仔细听是我们的母亲,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我俩飞快地跑了出去。

近些年,太原市政府以双塔寺为中心打造了主题公园,增加了步道、庭院景观等设施。与双塔一起再度扬名的还有寺内明代高僧种植且留存至今的牡丹紫霞仙,以及碑廊中苏东坡的珍稀草书墨迹“赤壁怀古”刻石。

或许任何事物在时间中伫立得久了就有了灵性,400年弹指一瞬,双塔寺成为传奇本身。正如赤壁怀古的石碑上所刻,“人生如梦”,再望一眼故乡的双塔,老去的人们噙着热泪静默不语,它却仍似初见一般,西风吹响了塔顶的风铃,经年累月的人间百态成了无法被讲述的故事,回荡在岁月深处,消散在弥留的黄昏。与其说双塔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不如说,我们皆是它的过客。



古风晚渡
耿长春 摄

灯下读史

“立其诚”不易

司马牛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南宋宰辅晏敦复,也就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晏几道的侄孙。有一次晏敦复为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作完了拿给词家朱敦儒过目,朱敦儒阅后道:“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敦复苦苦相求,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有文集十卷”说:“此处欠。”晏敦复又问:“欠甚么呢?”朱敦儒道:“欠‘不行于世’四字。”晏敦复明白了,他却没有依照朱敦儒的意见修改,只是遵其意,添了“藏于家”三个字。

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是

“修辞立其诚”的用意。即使死者为大,也不应当过分称许。有文集十卷虽说是“立言”了,不过,既然未获刊行,便不可借模糊之语谬赞。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遂婉转以“藏于家”来取代“不行于世”;这样修改虽不失实,却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保全亡者的颜面。

“修辞立其诚”,古人的要求是至诚、至真、至善。按这标准,说说容易,真要做到却很难。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米芾也说:“一日不读书,便觉思涩。”明代陈继儒接着说:“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

未尝片时废书

阳 光



生活记录

陪 伴

初 程



旁人眼里,孩子们总是眨眼工夫就长大了。只有家人知道,全是分分秒秒的陪伴,聚沙才成的塔。

周末舞蹈课,女孩们翩翩起舞,美如风景。舞蹈室外,大人们成排围坐,是看风景的人。课间休息,女孩们扑蝶一般飞向陪伴的大人们。披衣送水、捶背捏肩,大人们唯恐哪里不够周到。

一双小女同时习舞,母亲没有只做看风景的人,而是另报了这一时段的成人舞蹈班。母女三人,隔墙各自美丽。休息时间,轮到一双女儿跑来看母亲踏歌曼舞。女儿们眼里是光,显然惊喜母亲这样的陪伴。

友人坚持每周与孩子书店阅读半日。孩子东窜西看也好,埋头翻书也好,他都不问,只管自己默坐阅读。先前还是走来走去的孩子,渐渐也在友人身边坐定,静静看起书来。

一位女作家曾说,她的很多文章都是在陪孩子上课外补习班时写成的。各式各样的兴趣班外,常见坐等的人群里,有人捧书闲看,有人摊着电脑手忙如飞,用学习陪伴学习,用努力陪伴努力。

连载

夏鼐回到北京一年后,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开始了,1966年8月23日,考古所中的红卫兵,开始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并集中考古所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在考古所院内绕三匝。夏鼐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被揪斗游行的有反动权威徐旭生(未到)、郭宝钧、黄文弼、苏秉琦、安志敏;保皇派有王伯洪、王世民、许景元、刘随盛、王玕、张广立、卢兆荫、曹联璞;右派分子有陈梦家、仇士华、蔡莲珍,以及靳尚谦、王仲殊、佟柱臣、陈公柔、王俊铭、林寿晋、张振邦、齐光秀、赵铨、郭义孚、莫润先等,共计29人。什么探索夏文化和考古发掘,基本处于停止状态。直至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开始对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军队全面进行整顿,考

古所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1974年7月15日,山西文管会已决定要在东下冯遗址作主动发掘,考古所山西队拟派出一队共同工作,派人到京请示夏鼐。18日,著名考古学家张颔、陶正刚到京找夏鼐谈山西发掘东下冯之事。8月2日,山西文管会的张德光、邓林秀找夏鼐汇报与山西队共同发掘东下冯遗址之事。隔了五天,张德光、邓林秀再度找夏鼐续谈与山西队共同发掘东下冯遗址具体事宜。8月10日,张彦煌找夏鼐汇报山西队发掘东下冯工作的问题,说他打算10日左右出发到夏县。

1974秋,由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共同组成的东下冯联合考古队,终于



83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开始了对东下冯遗址的发掘。

东下冯遗址距夏县城北17公里,东倚中条山,北枕鸣条冈,处在山麓下的平原地带。遗址在东下冯村北青龙河南岸的台地上。沿河两岸尚有西阴村、崔家河和捻掌等遗址,包括仰韶、龙山、夏、商、

周各个时代的文化遗存。最令人心动的是东下冯遗址与著名的西阴村遗址处在同一平行的轴线上,如果比喻的话,两个遗址的距离就是北京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或者是太原的迎泽东西大街。东下冯遗址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3米。为了便于工作,东下冯考古队把遗址分为东、中、西、北四个工作区。北区在青龙河北岸,其他三区在青龙河南岸。1974—1976年,考古队主要在商代前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遗存的东区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西区则在1975—1976年做过发掘;主要是“东下冯类型”遗存和东周遗存北区,于1977年做过小型的试掘。从徐殿魁、王晓田、戴尊德发表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

中区发掘简报》可以看出,中区和北区并没有进行发掘。但即便这半个遗址的发掘,也引来了考古界学人的注目。

考古发掘的“东下冯类型”遗存:

(一)遗迹

1.在里外两圈沟的两壁上共发现了十多个窑洞式居住址。

2.先民在平地建造的和半地穴及窑洞式三种居住遗址共发现三十多处,数量较多的是窑洞式民居。这些窑洞有门洞,室内顶部为穹庐状,壁下还有小龛和火膛,有的火膛还有烟道通向洞外。

3.发现灰坑百余个,据初步判断,当为一种废弃的储藏窖穴。

4.水井两眼。这是人类从远古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